

三魚堂文集

一之三

序目錄
雜著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一
函號	一	一	一	一	一
架	二	二	二	二	二
冊	八	八	八	八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一	一	一	一
函號	一	一	一	一	一
架	二	二	二	二	二
冊	八	八	八	八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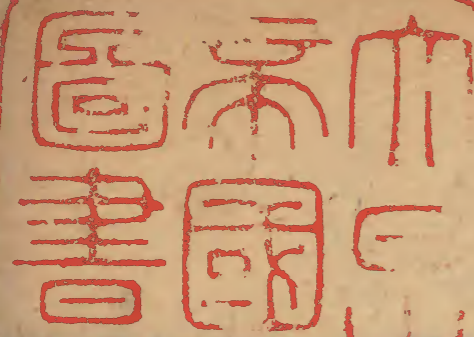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4
冊數	8 (1)
函號	314 117

別集百單

八本

314-117





平湖陸稼書先生以名進士兩為邑

令入拜御史其正學清德惠政嘉謨
浹洽於人心流傳於士口稱之為醇
儒為循吏為直臣至有目之為聖人
者眾喙一辭無間然既歿而論益定
名益起所評定四子大全纂輯困勉
錄二書風行天下莫不家絃戶誦中

311-118

心悅而誠服之求其著述遺文者益
踵於門而接於市也於是先生之族
祖蒿菴令子直方門人席漢翼漢廷
輩網羅散佚鈔葺成書凡十八卷顏
之曰三魚堂集屬開國序之以授梓
人於乎開國烏足以序先生之文而
先生豈僅欲以文章自鳴者哉先生

束髮受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居敬
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精思樂玩
擇善固執蓋積有年所而學始大成
處而飭躬砥行出而致君澤民發於
言而見於行者無之而非道也先生
嘗言自堯舜而後羣聖輩出集羣聖
之大成者孔子也秦漢以來諸儒輩

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是朱子
之學即孔子之學舍是而他求當絕
其道勿使竝進故凡別立宗旨創爲
新說陽奉而陰違名同而實異者不
憚反復極論而歸於至是即有鑒其
流弊而終未脫其範圍者亦必審其
是非晰其同異於毫芒疑似之間不

少假借集中諸體略備一則曰孔子
再則曰程朱扶正學屏異說言之亶
亶誨之諄諄豈好辨哉不得已也教
人必遵朱子小學讀書必依程氏日
程其臨政也崇節儉敦教化務休養
而帥之以清廉其建言也陳民隱厲
官方扶名教而將之以忠蓋不敢隨

聲附和以合時局卒之直道不容進
而旋退位不過七品年不及中壽有
兼善天下之志而未竟厥施有匡濟
斯民之心而不究其用徒使後之學
者撫遺編而追曩事羹牆如見咳唾
空傳而不禁爲之三歎也先生一生
造詣務在躬行實踐守下學上達之

旨爲慎獨存誠之學作爲文章炳炳
烺烺不屑規撫形肖而意到筆隨直
抒所見務在敦倫彰教引人優入聖
域有德者必有言直可追配濂洛關
閩以上纘洙泗之緒無疑矣開國習
聞先生之教幾三十年且同事安定
氏命子銓執經請業咸得朝夕親承

其緒論欲步趨彷彿其萬一而猝未能至焉茲幸參校訂之次反覆玩味竊取其意爲述之如右於乎先生往矣其道不獲大顯於生前其書行將盛行於身後開國得以樂觀厥成附名簡末其爲榮耀也多矣舊治門人嘉定侯開國謹序

三魚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雜著

太極論

理氣論

河圖洛書說

閱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書周易八圖說後

古文尚書考

書古文尚書考後

大學問答 八條

第二卷

雜著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恆山辨

滹沱河辨

黍稷辨

茶蓼辨

幽閒貞靜解

第三卷

雜著

貢助徹論

始經界論

泰伯三讓論

衛公子荆善居室論

原壤論

衛輒論

靈壽志論 二十條

大學說

知本說

性學說

白鹿洞規說

錢子辰字說

第四卷

雜著

讀孔子家語

讀正蒙太虛條

讀朱子白鹿洞學規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讀象山對朱濟道語

讀東萊博議

讀離騷

讀通考

讀綱目

讀宋史

讀金史世宗本紀

讀金史章宗本紀

讀金史哀宗本紀

讀金史完顏奴申傳

讀金史禮志

讀金史食貨志

讀金史方伎傳

讀金史隱逸傳

讀元史五行志

讀祁州志

讀南皮縣志

讀武功縣志

讀呻吟語疑 十七條

閱馬從聘修文廟記

孝經要解跋

經典釋文跋

文廟考略跋

戰國策去毒跋

小學集解跋

讀史質疑跋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書四書惜陰錄後

陳氏三世崇祀錄跋

曹魯元交友尺牘跋

翁養齋教子圖跋

題許昂亭小像

題上谷叅軍王天市小像

宗伯董文敏公像贊

董季苑先生像贊

自箴銘

座右銘

書座右

第五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 附答書

答徐健菴先生書

答山西范彪西進士書 三首 附來書

答同年臧介子書

答秦定叟書 二首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上魏環溪先生書

與某書

與陳藹公書

第六卷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與李子赤茂

答表叔李慧生

答曹微之進士

與雲閒陸郡博

答川沙王守備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答崑山丘近夫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與李枚吉壻

示大兒定徵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答某索序

與閩臬趙公

復席治齋虞部 二一首

答楊某

與趙生魚裳旂公

與周好生

答某

與曾叔祖蒿菴翁 三一首

示三兒宸徵

與前令董子祁

答鄭唐邑

上井陘道李梅崖先生

與鄭唐邑

答張西山先生

與各鄉紳勸戒賭

與席生漢翼漢廷

與鄰邑某

答某縣令

與祁州某

第七卷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上巡道吳公

答張玉甲先生
二首

答義山叔

答鄰邑某

與鄰邑某

與周井陘

答崔平山

答宗冀州

答席生漢翼漢廷二首

與李枚吉壻

與魯瞻弟

答傅君維標脩志議

答仇滄柱太史

與同年柴炯如

答沈友聖

答安平令陳子萬

答藁城令姜

答阜平令潘

答陳世兄

答曹彝士太史

答王新河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五首

答曲沃令蔣

三原先生集目錄
候井陘道李公

上真定焦軍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答張西山先生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陳房師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寄趙生魚裳旂公

與兪存齋先生

與刁再濂

答施行唐二首

上房師趙耐孺先生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答栢鄉魏荔彤

答周好生

寄曹星佑壻

與栢鄉魏荔彤

答嘉定吳生燮臣

答某

寄曹星佑壻

答李金華

答范彪西

答周好生

與曹翁臻萊

與叔元旂翁

與三兒宸徵

十一首

六首

與武脩弟

與用中姪

第八卷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松陽講義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朱子語類後序

代

文廟考略序

四禮輯宜序

呻吟語序

王學質疑序

王學質疑後序

王學考序

策入六論集解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靜中吟序

功行錄廣義序

詒安錄序

詒安錄後序

畜德錄序

蘇眉聲讀史影言序

蘇書序

嘉定縣加編錄序

靈壽縣志序

傅氏家乘序

第九卷

序

黃陶菴先生集序

張東海先生集序

屠我法詩序

天濤詩文序

李先五詩序

王上台詩序

楊碩甫詩序

傅鷺來感懷詩序

一隅集序

黃陶菴先生制義序

談念茗牕稿序

錢孝端經義序

同邑文序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授經堂壽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潘泗菴先生壽序

吳母朱太孺人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王母于太孺人壽序

第十卷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宋曹氏墓碑記

衛水尋源記

丁滙湖放生記

新修文昌祠記

嘉定白鶴寺記

謙守齋記

困學齋記

退思堂記

活潑潑齋記

崇明老人記

第十一卷

墓表 墓誌銘 壙記 傳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叅議分守蘇松常

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孝廉系宣曹公墓表

施孟達墓誌銘

陳母侯孺人壙記

先府君壙記

亡弟尚桓壙記

兩嬰兒葬處記

越凡曹公傳

席文學熙菴傳

第十二卷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誓神文

告城隍禱雨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座師栢鄉魏公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郝某翁文

祭同年嘉定周進士義扶文

祭應潛齋先生文

祭曹系宣先生文

祭李君脩林文

祭陳翁虞亮文

祭表叔顧蒼巖文

祭曾叔祖仲堅翁文

告長子定徵文

三魚堂文集目錄

終

門人嘉定侯銓編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門人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校

襍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

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
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
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
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
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
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
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
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

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
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
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
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
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
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
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

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
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
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
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
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于吾
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
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
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

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
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
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于萬物而萃于
吾身原于天地而賦于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
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寔而可循
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
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
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

子解之又推本于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
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
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
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理氣論

理氣之辨不難乎明萬殊之理氣而難乎明一本之
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
自昔辨理氣者多在于分合先後之間言其合則以
分者爲支離言其分則以合者爲混淆言有先後則

不見其合一之妙言無先後則又不見其本末之序
此理氣之說所以紛紛不一也然觀朱子曰理不離
乎氣亦不雜乎氣則可無疑其分合矣又曰理氣本
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先有是理
則又可無疑其先後矣惟有是理則必有理所會歸
之處有氣則必有氣所統攝之處天下未有無本而
能變化無方者未有無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氣
之本果安在哉今夫盈吾身之內者皆氣也而其運
于氣之內者理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身爲貌在

口爲言、君令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理氣之萬殊者昭昭矣、而其本則在心、心也者、是氣之精英所聚、而萬理之原也、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其爲一本易明矣、若夫理氣之在天地者、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運、山以之峙、川以之流、鳶以之飛、魚以之躍、其萬殊者固亦昭昭矣、而其本果安在哉、嘗試以先儒之言推之、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又曰、天地普萬物而無心、則似乎天地

之爲天地、浩浩蕩蕩、一氣鼓動而理隨之、初無本之可言也、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亦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張子又有所謂天地之帥、而詩書言福善禍淫、降祥降殃、則是蒼蒼在上者、明有主宰、故天地者不可謂之有心、又不可謂之無心、此一本之在天地、所以難見也、執爲有心、則恐穿鑿附會者多、而熏蒿妖誕之說、且接迹于天下、執爲無心、則恐戒謹恐懼易弛、而福善禍淫之理、將不信于天下、然則理氣之在天地、其一

本者果如之何亦曰有心而無心焉耳夫人爲天地所生氣以成形必有精英之聚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謂造物之理氣散漫而無主宰吾不信也主宰之所在一本之所在也然是主宰者無思慮無營爲百物自生四時自行可感通而不可詔佞也可昭事而不可矯誣也其降鑿也出王游衍無之不在而不可穿鑿附會也是其爲理氣之一本者而已莫非天地之理而此則理之所會歸也莫非天地之氣而此則氣之所統攝也一本之在人心者能與天地無二則天命之性無少虧欠而萬化之原在是矣程張之所謂大易之所稱詩書之所述皆一以貫之而無殊若夫理氣之爲分爲合一而二二而一不離不雜則朱子之論備矣又何所庸其紛紛之論乎

河圖洛書說

甚矣好奇者之無窮也先儒之成說不難盡更之而自逞其臆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爲奇也天下見其說之奇而反疑先儒之未必盡當其惑後學豈不甚哉黃鐘之管九寸自京馬鄭蔡以及洛閩諸大儒皆

有定說矣李文利者出獨主三寸九分之說欲盡廢諸儒舊法河圖數十洛書數九自劉向父子班固以及關子明邵康節皆有定說矣劉牧者出獨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易置圖書與諸儒之說迥異其好奇逞臆豈非同一揆耶愚嘗反覆朱子河圖洛書之說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成分陰陽洛書以奇偶分陰陽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其象其數皆昭然若白黑雖曰圖之理未嘗不可通

於書書之理未嘗不可通於圖而各有條理夫豈劉牧之所得亂哉近世儒者又有厭圖書之數繁密而不易究悉欲一切廢之謂河圖洛書雖古有之而未必如今所傳此其說尤似近理而不知其好奇逞臆更甚於劉牧劉牧之說亂圖書而圖書尚存此說行則且以圖書爲假僞而凡生成奇偶內外正側之義皆屬無稽朱蔡大儒之尊信且等於漢儒之信僞秦誓其輕於立論而無忌憚何其甚也夫先聖之微言奧義如三墳八索九丘之類不幸而泯滅無傳者固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七
無如何矣幸而如河圖洛書之僅存又欲以私意亂之不幸而無大儒爲之論正則亂之者之是非難明幸而有大儒焉表章訂定是非燦然矣又惡其繁密而欲舉而盡廢之自有此議論而凡古昔聖賢相傳之精意先儒極力闡明者皆視爲一家之言學者可不必究心其流弊何所不至哉故吾以爲言河圖洛書者有朱子之易學啓蒙在學者潛心而熟玩焉可矣舍是而別自爲說皆不知量而侮聖人之言者也

閱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節齋蔡氏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此一條雖載性理然似未融蓋陰陽無始恐說不得未生既生體用可以分先後陰陽不可以分先後也

謂中即夏至一陰始生之火正即冬至一陽始生之水二物始生其體最靜即繫辭傳所說乾坤各有動靜乾以靜專故動直坤以靜翕故動闢乾坤專翕之

理于二至之候見之故周子主靜之意不但謂中仁是靜正義是靜愚意繫辭乾坤動靜似以對待者言以對待言則乾之內自具一動靜便自具一中正仁義坤之內亦自具一動靜便亦自具一中正仁義故上經乾坤二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若以流行者言則乾動坤靜中仁乾也正義坤也又安得謂各自有動靜必欲云各有動靜亦只當以正義爲乾之靜中仁爲坤之靜若二至是陰陽初動之候其動雖微不可謂非動以中正爲靜仁義爲動恐有未安

朱子總論曰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斯說似無可疑蓋以中正仁義配五行言之則中仁屬木火爲陽動時卽論其始生之序火本屬陰然生之者微成之者盛圖因以火爲陽盛而居左矣中不得爲未發之中可知若以夏至之一陰言之此止可謂陰根陽耳亦不得謂之未發至圖說言中正仁義本注言仁義中正雖有始生運行之分而中之屬陽動則固圖之本意也
謂耦之爲畫二實一虛合耦之三而爲一是所謂參

天也分奇之一而爲一是所謂兩地也此說似直捷然以二實一虛言之則分奇之一而爲一亦可謂之參地乎恐不如先儒天圓地方之說爲安

謂以天數五地數五之文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數可也又以五位相得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位可也但本義以一二三四爲四象始生之位居圖之內故以位言之六七八九爲四象已成之數居圖之外故以數言之位言其生數言其成位言其始數言其終其寔位亦數也數亦位也在觀者會通其故而

自得之非必真有此數箇圈子寄寓于天地之間若者是位若者是數可以表著而指計也又云八卦自一至八只是卦畫已成之次第而非卦畫所生之次第此發明朱子之意至明足爲學者指南至圖卦辨疑中欲以河圖生數配陽儀四卦以河圖成數配陰儀四卦此則有所未安蓋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今若以陽儀四卦盡配生數陰儀四卦盡配成數則陽皆配陽陰皆配陰陽生而無成陰成而不生非陰陽相生相成之道似不若仍依朱子以位與數分配

洪範一篇金仁山黃石齋二先生所考定雖各有精義然蔡傳只依古本解之亦儘明白似不必方整如後世文字然後可也書傳雖成于九峰之手然多本之朱子蓋朱子于此篇未嘗有更定之意故蔡氏亦止依古本作註嘗竊以爲諸經在朱子之時誠有不容不更定者至朱子而後不得復紛更如南巢牧野只可許湯武一行元明諸儒往往見朱子于古經不難改易而遂有白關井疆之意此病非小故不佞平生生于吳草廬諸書皆不敢輕信非信目而不信心憲

以防微杜漸之意不得不爾不知君子以爲何如然如金黃二先生之議論則亦不可不存于天地間似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于篇末庶幾有以擴學者之曾襟而不開其弊

書周易八圖說後

我友邵子子昆述其所聞於師者雖與朱子啟蒙小有出入而可相發明吾嘗怪宋儒學易言理者宗伊川言數者宗康節旣莫能相一自朱子作本義作啓蒙始合而一之可謂集程邵之大成矣而黃東發猶

疑先天之說易書中本無有雖朱子言之甚著明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先
天之卦畫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此先天之卦位也黃氏則曰未見其確然有合
觀其所著之日抄中反覆論辨直以康節爲穿鑿嗚
呼道之難明而人意見之不同如此豈獨一歐陽繫
詞非聖人所作哉今邵子解易圖以繫辭爲證一本
朱子本義啟蒙之意其言卦變言參兩言河圖之相
得有合雖小有異同而可相發明然則黃氏之直欲
舉先天而廢之者誠過矣

古文尚書考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
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
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
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玄皆
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
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并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三
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秦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愚按據釋文則僞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僞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

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
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
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
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
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僞
書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
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
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

十三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
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
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
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
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
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
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
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

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反云征是三臆又註旅葵云葵讀曰毫謂酋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

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

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
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
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書古文尚書考後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
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
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偽泰
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
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

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
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
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
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間低手
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
二十五篇梅頤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
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
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

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砒砒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張霸作尚書百兩篇欲託于孔子之百篇班固儒林傳旣著其僞又爲十六卷二十四篇欲以亂安國之古文固雖載之藝文志謂之古文經後世卒無傳焉僞書果何益哉

大學答問 八條

或問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疑則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

朱子作孝經刊誤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可乎曰春秋紀事之書事不可以臆斷孝經大學言理之書理則可以類推或傳疑或更定固各有其道也經固不可擅改而亦豈可因噎廢食乎曰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卽禮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未嘗敢擅爲移動但註于其下校經不當如是耶曰朱子何嘗不如是大學雖經更定而仍一一註其下曰舊本在某處此卽漢儒之意也曰然則程朱而後諸儒之重

定孝經大學者多矣亦有可取者乎曰有程朱之學則可無程朱之學則武斷而已且既經程朱更定聖賢之理如日中天矣復取而紛更之何爲耶

或問朱子于大學初以爲格物只在窮理而補窮理一節于大學之首繼則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于大學之外

東補西補不太煩乎曰是當論其補之是不是不當以補爲煩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聖門一定之程於傳所未言則補之於傳所已言而闕則補之朱子何容心乎如以朱子之補爲煩則文周于義畫之外補彖象矣孔子于彖象之外補十翼矣是亦可以爲煩乎

或問朱子言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于洒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夫小學何事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功乃欲督之以涵養教之以持守固已異矣

且持守之不足而曰持守堅定涵養之不已而曰涵養純熟信然則是大學聖功緝熙慎獨定靜切琢所難幾者而于以責之小子將見孩提神聖其說反過于直尋本體專求心學者神奇百倍而欲以過高之學歸咎他人非平情也曰是何言歟且未論朱子之是非先問如何謂之涵養持守豈以杳冥昏默者爲涵養乎豈以矯世絕俗者爲持守乎若然則朱子之言誠過矣夫所謂涵養持守不越乎日用存心處事接物之間故大學有大學之涵養持守小學有小學

之涵養持守貫徹于八條目之中而素習于八條目之先洒掃應對卽涵養持守之所在也當洒掃應對而其心主一無適卽是涵養當洒掃應對而其心終始如一卽是持守事事如此時時如此卽是堅定卽是純熟何不可責之小子而又何神奇之有若小子不可責之涵養持守則將使之放蕩于禮法之外乎孔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者皆過高之論乎是何言歟

或問格有數義廣韻註格量也度也玉篇云格至也

爾雅云來也至卽來意書曰格爾衆庶故注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是也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之司馬溫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至若朱子解作窮至宋後爲字書者如元人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作窮究非古

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何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爲妥乎曰至也者卽量度而至也究也者卽至之盡頭處也義本相通何得以朱子之解與陽明一例議之乎或問王心齋語錄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其說如何曰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新民之事謂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固無不可顧程子有云求之

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最說得周密不教人泛求之天下之物亦不教人盡却天下之物一草一木非必一一察之然亦當觸目而識其理安得拘定且卽以格物之物專就身心意家國天下言之與物有本末之物亦有綱領條目之分亦不得混而一之也至于知所先後知字尚淺在知行之前又何得扯入致知內

或問大學依古本及董蔡諸儒改本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並非衍文缺文蓋謂知本卽是知至乃堯舜不徧物之意豈不明白而直截乎曰聖賢之學本末兼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廢也如謂知本卽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徧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爲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朱子所以將此二句斷作衍文缺文此是不易之論董蔡諸儒

復將此二句強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偏然其所認爲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爲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自陽明而後專以知本爲格物者皆不可究詰此二句關係學脉非淺顧涇陽之學于明季諸儒中爲近正然作大學通考亦謂此二句非闕文衍文吾不敢附會

或問古之小學乃寫字之學非泛指小子之學也自朱子認爲童學且急著爲書而嗣是以後如王應麟之小學紺珠馬端臨之通考焦竑之經籍考皆不以小學專屬字學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是不可惜乎曰字學固小學也一切童子之學皆小學也是其名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漢書藝文志所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者此專指字學也若王制白虎通尚書大傳大戴保傳篇所云小學則泛指童子之學也從來解經者未嘗以此而廢彼安在其亡耶而又何病乎朱子小學書也或問自嘉靖中甬東豐坊僞作石經大學託言魏政

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刻石萬曆時戶曹唐伯元上之於朝雖格不行然鄭淡泉顧涇陽諸大儒皆信其說幸近日博聞之士考而正之人始知其偽何淡泉涇陽不如今之儒者也曰豐氏偽作石經偽作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前輩早已辨之不待今日也特淡泉涇陽偶未之覺耳且淡泉涇陽何可當也其學問之淵深雖時與朱子相左亦豈俗學可及未可以其信偽石經之誤而盡沒其學謂其反不如今人也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雜著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

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
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
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
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
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
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
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
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
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

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人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
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
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
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
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
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
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
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
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

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

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

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

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

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

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

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而目然後有以爲下手

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入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

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

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

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恒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嘑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

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
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
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
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
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
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
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
勝歎哉

恒山辨

恒山之辨紛紛不一康熙甲子秋余以書問于唐縣
鄭昱鄭答云太行綿亘數千里恒山自太行分支大
茂山則恒山之一峰非專指此爲恒山余聞其言乃
知禹貢以太行恒山並言猶之西銘本從正蒙出而
言橫渠之書者並稱西銘正蒙耳至大茂山之爲恒
山猶之乾稱父坤稱母此二語爲西銘之文而西銘
之文則固非止此二語也天下山川之名有分有合
大抵如斯紛紛之論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如大
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山諸山相接則異乎

恒山太行矣

滹沱河辨

按漢書地理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峰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樞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卽恒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

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於海蓋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于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旣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

三倉堂文集卷之二
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黍稷辨

良耜詩曰載筐及筥其饗伊黍鄭氏箋云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疏云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黍離詩孔疏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詩云黍稷方華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早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爾雅云粢稷邢疏

云左傳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物故先儒甚疑焉今按真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按真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稷下注云土人咸以飯黍爲稷愚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卽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黃米者黍也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爲稷而黍稷粟之辨遂淆然

本草已分稷與粟爲二種則其相沿之訛非一日矣
天啓時新城王象晉作羣芳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
正字通亦皆指飯黍爲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真定
府志輯於雷禮雷博物多聞一言而解先儒之惑善
哉小雅甫田疏又云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
總爲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是
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愚按稷賤而小然爲穀之長
者以其多歟今土人獨指粟爲穀豈非亦以其爲穀
之長而專此名歟稷之爲粟更無疑矣靈壽春秋祭

至聖先師以飯黍當稷而不用粟是無穀之長也可
乎又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梁詩
維糜維芑注云糜赤梁粟芑白梁粟是也朱子鵝羽
詩注亦云梁粟類也明會典載祭先師用黍稷稻粱
是此梁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至若齊民要術云
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
爲粱爾雅翼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皆謬論矣可疑者
惟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按黍苗無高丈餘
者此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黍之名乃別是

一種非梁亦非黍也意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

茶蓼辨

苦菜俗名曲曲菜詩謂之苦亦謂之茶按詩正義云爾雅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鄭風有女如茶箋皆云茶茅秀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也依此則邶風之茶與周頌之茶是二物而朱子邶風詩傳云茶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大雅董茶如飴傳亦云是蓼屬則邶風周頌之

茶是一物又正義周頌良耜章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茶與蓼是二物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亦似是二物而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茶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邶風之茶與周頌之茶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或疑蓼亦有陸生者此則必茶之別種俗呼為蓼爾

幽閒貞靜解

周南之美后妃曰窈窕朱子以幽閒貞靜解之說者謂幽則深潛閒則安重深潛而不淺露安重而不輕佻此貞靜之德容也愚謂后妃初不自知爲幽閒貞靜只是如睢鳩之摯而有別睢鳩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四爲乘兩爲匹乘居則亂而不摯匹處則狎而無別不摯無別則淺露輕佻之態形焉不貞不靜可知矣摯而有別自不淺露而見其幽自不輕佻而見其閒貞靜可知矣故幽閒貞靜者人之見后妃也

摯而有別者后妃所自處也孟子言夫婦有別而不言摯者摯不待言也中庸言經綸大經綸也者摯之謂也經也者有別之謂也漢儒所云驩然有思者摯之謂也所謂粲然有文者有別之謂也然則周南所以爲王化之基者無他亦曰摯而有別而已

之謂也... 有以之謂也... 中謂言... 大... 華而... 孟...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

雜著

貢助微論

論者疑帝王之道同條共貫而若貢若助若徹何以
 異名五十七百畝何以殊制且殷周之天下猶是
 夏后之天下殷周之民人猶是夏后之民人度田非
 加益而計民非加少夏田五十而殷周過之其何以
 給况疆理有定制溝洫有定域自五十而變為七十
 自七十而變為百畝必將移易其阡陌變更其川澮

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田盡合新王之制其爲騷擾不
已甚歟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謂夏之民朴故費少
而田少殷周之民漸文故費多而田亦多然先王量
入爲出未聞量出爲入也有謂夏之世洞澤方平可
墾之田少故授田不得不少殷周之世狃獠旣遠可
墾之田多故授田不得不多然六府旣修之後不應
多未墾之田徹田爲糧之日未聞盡開荒之士也有
謂殷之七十猶是夏之五十周之百畝猶是殷之七
十尺度有修短而畎畝無增減然井疆旣悉由舊何

必虛張其數以眩民耳目也或曰百畝之制兼萊田
而言之五十七去萊田而言之或曰夏之田一井
十八夫受之殷之田一井十二夫受之考之傳記亦
未有明據噫是皆不達夫立法之意而各以其意附
會之者也夫地有廣狹民有衆寡勢有便否先王所
不能強而同也必欲舉一世之田而盡爲五十盡爲
七十盡爲百畝則必有格而不通必欲於一日之內
易五十爲七十易七十爲百畝又必扞而難行三代
創制必不其然然則果如之何曰先王之法亦因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
二
土地之所宜時勢之所易而其有不便者則固不必
盡以吾法繩之也夏之五十殷之七十周之百畝特
言其大略如此而豈必當日之天下較若畫一耶立
法以垂後者所以明一王之大典也審勢以合宜者
所以順天下之大情也以法權勢而以勢權法是故
可改者改之而不嫌其異可易者易之而不虞其擾
可增者增之而不憂其不給噫此立法之意也而紛
紛之說可以不作矣然則何以知之曰考之周而知
之周之世固以徹爲法也而當時侯國有疆以周索

者有疆以戎索者可見先王未嘗爲一切之法強天
下而同之也不然不顧土宜不揆時勢而惟一切之
法是爲則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
者耳豈先王取民之制乎

始經界論

古今聖賢爲政者多矣曷必以經界爲始哉奚獨於
滕必始於經界哉吾知孟子之言度當日之時當日
之勢而言之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蓋戰國之
時與春秋異滕之勢與齊梁異春秋之時經界固未

嘗亂也雖稅畝丘甲已非先王之舊然但擴其什一之制未嘗易其溝塗之位但因田以加賦未嘗因賦以壞田則行仁政者自不必以經界爲急也至戰國而經界盡壞矣自周興至於七國歷歲彌遠其制固不能不就湮且當時諸侯皆擴土數圻地大則統攝爲難而姦弊易起而一時富強之臣又爭言盡地利之說以阡陌爲無益而盡闢之於是先王溝塗封植之制不可復問矣世之君子雖有志於仁政將何所憑乎是故經界之在春秋與在戰國其緩急固不得

不異也然其在齊梁猶緩而在滕獨急者何故齊梁之國方且窮兵黷武方且嚴刑重斂今日出師明日略地使人曾不得聚廬而處焉徭賦煩興丁男轉運使人曾不得粒食而飽焉嚴其文網峻其法令使人曾不得手足而措焉民方困憊而無如何也何暇議先王之丘甸哉且當政殘吏酷之世而欲易其疆壟變其溝洫舉百年湮沒之制一朝釐定之國必大擾是故其所急者在寬刑斂戢兵戈以與民休息而經界之說且以爲後圖何者虐政未去則仁政未可舉

也若滕則彈丸耳其疆理易考也其山川易悉也其原隰易甸也無攻城略地之擾無頭會箕斂之苦無踊貴履賤之酷雖悉索敝賦以供強鄰國且駸駸乎有不虞之憂而幸而無事則修廢舉墜固易易也然則清經界以爲仁政之始其時當爲其勢可爲固莫如滕矣此孟子所以斷然以是爲始歟或曰經界之始獨滕爲然然則齊梁之國經界壞極矣使必待刑清政簡國內無事然後可定則當其未定之先民之困於古制之溷者不知凡幾矣夫去患者必先其甚

其甚者旣去而後其他可得而去也故非謂齊梁之國經界可緩而寬刑斂息兵戈正所以徐爲經界之計耳使徒知經界之爲急而不察其時勢驟舉而行之其不至病於民者幾何吾故曰孟子之言就滕言之而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後世如宇文融之括田王安石之方田亦自附於孟子經界之意然以開元天寶之荒淫熙寧元豐之紛擾不知清其原本乃欲就民間土田較其毫釐分寸徒使奸民猾吏借以成私而不可究詰豈非不達於時勢之故耶後之

君子有志於仁政而欲行聖賢所言者其必審於時勢也哉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泰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

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

三才圖會卷之三
六
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
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寢衰是時六
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
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累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
明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
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
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
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
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

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
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
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
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
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
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
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
武丁故荆蠻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
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

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衛公子荆善居室論

夫爲人臣者以尊主庇民爲善不聞其以保家守位爲善以扶危定傾爲善不聞其以寡取節用爲善使荆也上之能佐其君復康叔武公之舊翼戴王室比隆豐鎬次之足國強兵招攜懷遠號令諸侯擬跡桓

文下之修守備睦強鄰有保境息民之功使天下稱之曰衛有人焉是爲善耳區區居室何足道哉而荆也不然荆之時非無事之時也內則君荒於上臣佞於下外則齊晉交逼國無寧歲荆也沉默其間無所建明直諫則不如史魚先幾則不如蘧瑗推賢讓能不如公叔發攻城野戰斬將奪旗不如王孫賈應對賓客善事鬼神不如孔圉祝鮀衛之不亡者數人之力而荆無與焉齊豹之亂爲公驂乘矢集於肩此亦計窮勢極不能自免故就傷耳原其所由與仇牧荀

息異矣乃僅節嗇於家室之間爲持盈保滿之計若荆者可謂不墜其室矣善則未也彼季札之衛而稱爲君子蓋其謙退守節適與札相類故咄咄歎賞以爲賢耳豈至論哉乃夫子亦振振焉稱之何居噫此夫子之不得已也春秋之大夫驕侈極矣魯三桓鄭七穆齊田鮑晉趙魏衛孫甯之徒紛紛以豪富相尚無有紀極大者竊國小者僭擬其禍皆始於貪冒之無已務富其室而不恤其他曩令盡如荆之循序有節不凌上不踰分何至橫溢如此之極哉是故有臺

門旅樹之侈也而後見守節之可貴有肆夏八佾之
僭也而後見循分之可嘉有爭田重幣買環請帶之
貪也而後見寡欲之不易素絲退食之風渺而有不
貪爲寶者卽以爲良臣赤舄几几之度遙而有不侵
其上者卽以爲名卿夙夜匪懈之節希而有不縱其
欲者卽以爲碩彥夫子之取荆也猶之作春秋而美
齊桓晉文云耳猶之論仁而取管仲云耳而或者謂
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此與荆之不殖於貨何異
謂夫子不得已而取荆豈虺亦不得已而取湯耶是

又不然不殖貨利之心充之則可以保四海守之則
僅及乎一室荆守之而湯則充之者也使湯無以充
之而區區守不殖之心亦烏能彰信兆民而表正萬
邦也哉然則季文子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晏平仲
之豚肩不掩豆其儉節過於荆矣夫子欲風有位不
取彼而取此何哉曰聖人之論中而已矣二子之行
非中也世雖多詐僞而尾生之信不可取世雖多爭
奪而宋宣魯隱之讓不可取世雖多奢侈而文子平
仲之儉不可取聖人之慮天下亦詳矣嗚呼以此爲

訓後世猶有不食兄祿如田仲子脫粟布被如公孫
弘者猶有親執牙籌如王戎紫絲步幃赤石脂塗壁
如王愷石崇者

原壤論

論語原壤夷俟集註謂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愚謂壤爲老氏之流信矣而非墨守老氏者
也使其墨守老氏則將跳梁倔強如接輿荷蕢之不
可羈絆夫子豈得而折辱之耶夫子可以折辱之則
知其尚有可教之機而非墨守老氏者矣何則壤乃

夫子故人夫子必嘗習與之言壤亦必聞夫子之道
而慕之夫子之道足容重手容恭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必壤之所素知豈惟素知
必嘗歎其與老氏之教如雅鄭朱紫之不同亦必嘗
於夫子之前強爲恭敬顧其放蕩之習浹乎肌膚藏
乎骨髓雖暫息乎矜持之際而卒然之間不覺其發
露是夫子所深惜也方其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
弗聞也者而過之是其狂方熾之時未可教誨至此
則漸漬乎洙泗之風稍知有禮義矣乘其舊疾之發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
藥而瘳之此與鳴鼓之攻同一剛克之意故曰壤非
墨守老氏者也可惜者其終不能改耳使其因夫子
之教而克改則當在七十子之列而史記家語弟子
傳中皆不見有壤論語自叩脛之後亦不復見壤則
其終身自棄乍明乍闇乍恭乍肆禮義不能勝其氣
稟學問不能勝其私欲可知親炙於高山景行而卒
不免陷溺如壤者豈不可哀也哉公伯寮季氏之黨
愬子路沮夫子子服所欲肆諸市朝者也而自漢以
後皆列在七十子內意其必悔過自新服膺聖教故

能如此冉求聚斂宰予短喪卒成賢者皆此類也惜
壤之不能如寮如求如予耳人之賢愚何常之有苟
能自奮則雖得罪名教如公伯寮不難登堂入室而
况不至如寮者乎不能自奮則雖親受聖人之提撕
警覺如原壤者亦終於汨沒而况拾其糟粕得其影
響者乎然而爲壤者常多爲寮者常少甚矣克己之
難而變化氣質非賢者不能也然則夫子之叩果無
益乎是又不然曩非夫子深責壤則箕佶佻達之徒
將滿天下無復忌憚自壤脛一叩而萬世知夷俟之

不齒其為世教之防維大矣且壞雖不得列於七十子而一叩之後不至愈甚猶未如稽阮之猖狂孰謂聖人之教無益哉

衛輒論

正名章朱子論之詳矣語類中有一條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

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此一條答待子為政之旨已十分明白若如王陽明所云令子迎其父父讓其子而不居仍令輒得國焉即留養其父於宮中盡父子之禮如後世太上皇之類此正是世俗之見未嘗以義理事勢深揆之也當年蒯瞶得罪於父若使父沒而宴然歸國受其子之養是匡章之所大不忍也而謂孔子肯教蒯瞶為之乎蒯瞶既義不可歸國而輒可安於其位乎此以義理揆之而有不可也且當時

南子尚在蒯賸歸國不知何面目以見南子能保其
不相殘乎况以蒯賸之暴戾使其歸國肯袖手讓其
子乎萬一蒯賸不讓國人不服衛國之亂未有艾也
此以事勢揆之而有不可也故為輒計者惟有奉公
子郢而立之斯為求仁得仁孟子論瞽瞍殺人事正
是如此集註取胡氏之說恐未可謂誤也

靈壽志論

二十
條

泮宮修而魯頌作學舍鞠為園蔬博士倚席不講而
漢道衰學宮之關係豈不重哉自明季以來有司困

於掣肘習於因循求如文翁興學於蜀常袞興學於
閩蓋難言之而地方士大夫率多自急其私雕牆峻
宇經營家室惟恐其不華且固而於出身之地曾莫
顧而問焉宜其日敝哉興起之責吏於其土與生於
其鄉者均無膜外視焉可矣

右論
學宮

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年增入
陸象山九淵萬曆十二年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
守仁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
旨不免莛楹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

先生者至漢儒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以其學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眚掩大德乎

右論
從祀

余讀安州志言祀事之失嚴敬曰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迹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屆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濁膩重重滌濯者污垢斑斑菹醢不問生熟

犧粢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芹含蛙蒙塵之棗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不躬親有司不省視嗚呼今天下如此者多矣豈獨安州哉魯秉周禮禘自既灌而後夫子猶不欲觀而况如今日乎知禮君子其知敬畏哉其知敬畏哉

又論

署者出政之地也自居之者以傳舍視之而署乃多廢彼前賢之一日必葺館信宿必掃地者獨何謂乎蓋不以傳舍視官者斯不以傳舍視署然則當民窮財盡之際則如之何曰如衛文公之務財勸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後楚丘作焉斯善矣

右論

公署

國家以科目取士原非謂所取者盡賢也意其中或有賢者耳宋太宗謂豈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足矣士之列於科目者思太宗之言豈不當汗出發背也哉前輩特由此以進身而所重初不在此也學者不可不知

存論科目

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論者

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為二說一也賈公彥言其流僧

一行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

歲星在其地則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

右論分野

地丁之額不過一時所定自當視民力為上下故禹

貢賦法有上上錯者有下上上錯者有下中三錯者

未嘗以一定之額責之民也以一定之額責之民此

孟子所謂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也豈經久

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縣折徵糧之法輕重懸殊求

其所以然之故蓋因萬曆九年丈量是時江陵當國

政尚嚴切有司不敢缺額故各以其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寬者糧輕地窄者糧重如元氏縣上地每三畝六分七釐四毫折徵糧地一畝至下地則每十一畝折徵糧地一畝以靈壽較之不啻倍蓰則拘於額之故也又考明會典戶口之數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有奇弘治四年天下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有奇以弘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於洪

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曆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曆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曆缺額多者莫如弘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弘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弘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其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熒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

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違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司牧者誠三思於禹貢之錯法尹鐸之保障願為弘治之盛而勿學萬曆之弊視其時與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幾乎

右論
審下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蒍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

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余觀靈壽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謂疆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

丁為二即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為一而總派於地即
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右論

賦稅

差役僱役各有利弊傳承問有疏言差役之善僱役
之不善至詳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
樂於為之欲禁樂者之不為而驅畏者使為之此勢
之至難也此法行勢必良民陰僱游惰之民在官以
為差役在民則仍僱役特官僱與民僱殊而游惰之
民充役則一旦官僱則有定額民僱則誅求無已其

或犯法究及僱者利則歸於游惰害則及於良民其
為弊更無窮此熙寧元祐大臣所以各持一見而不
能定論治者止可因其弊之最甚而稍通融之難以
一槩論也周禮有轉移執事之游民僱役之法恐不
待後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誠賢
則雖僱役亦足以為治官誠不賢則雖差役亦足以
生奸讀此疏者知僱役之害而謹防之可矣若欲舉
其法而盡變之亦未易言也至疏中云原設工食除
冗役扣解充餉而所畱者仍給見役此亦可商今賦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
役書所載各項工食皆民之僱役錢也如役當留則此工食固應給役役不當留則此工食應還之民或卽以補現役之不足者若扣解充餉是朝廷旣役民而又得其錢也可乎先生一時之言未慮及此敢僭論之所以推廣先生憂民之心也

右論
役法

馬從聘有摘陳漕政一疏內云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堦之塞止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其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

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爲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卽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爲束水滌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卽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爲河身矣此

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蒙勅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卽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爲患者臣不信也蓋公議治河不滿於潘公以水刷沙之論云

右論河漕

余聞之太行綿亘數千里傍真定諸縣之山大抵皆太行也今志列之曰某山某山者猶江漢之分爲沱

潛河濟之分爲澠沮也好奇之士見其一峰一嶺往往驚駭而嗟異之而况觀太行之全勢者乎滹沱慈水皆穿太行而入海在靈壽者特其上流耳觀山川

者其毋囿於一隅哉

右論山川

古蹟信而有徵斯足貴焉如漢世祖滹沱冰合之事談者皆言在饒陽南而靈壽又有忽凍村兵行間道亦或有之然不可考矣疑則傳疑可也萬曆中知縣周官立碑於河上大書特書曰光武冰堅可渡處此豈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哉至若寧晉志云邑有名

勝可以登眺游覽以云雅致韻事則得矣然往往有
 一丘一壑之奇一峰一石之美一亭一臺之異一水
 一碑之佳而賓客絡繹上司往來供億費煩地方受
 累甚至釋道之募棲士女之樂遊損財誨淫廢時失
 業恆因之故古蹟鮮少地方一幸斯為民生利病起
 見固君子之言哉然果係古蹟亦何忍聽其湮沒也
 使好奇之士聞此言而慄然不寧勿以遊覽病民致
 憂時君子歸怨於古蹟則可矣

右論古蹟

物生於天而成於人嘉禾必植稂莠必剪雞豚必畜
 虎豹必遠要使各得其所而已孔子言學詩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豈欲其廣異聞資談說已耶夫亦民生
 日用之物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裁成輔相學士不可
 不知者耳不然山海經博物志不賢於三百篇哉

右論

產物

龍王者何其地祇之主龍者歟抑古豢龍御龍之類
 歟古者祈雨天神則有風伯雨師地祇則有名山大
 川隋唐間祈雨初祈嶽鎮海濱及諸山川能興雲雨
 者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又

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
祈神州宋興始有五龍廟及九龍堂之所蓋龍神之
祀於古無聞有之自宋始也至廟貌冕服擬於王者
特世俗從二氏之說耳

右論
龍王

藝文志上自廊廟得失下至閭閻疾苦無所不錄惟
歎老嗟貧誇多鬪靡嘲風弄月之辭則無取焉韓退
之文號起衰然感二鳥賦上宰相書皆其少年作君
子恥之司馬相如上林子虛載在漢史然黃東發謂
文所以載理豈有不關義理而可言文張幹臣先生

有言後生學李白詩何用如何不學好人却去學醉
漢彼於藝文皆超軼絕倫猶然可鄙况尤而效之者
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太極然無非
太極也若此類於太極何有哉

右論
藝文

世治則重孝義世亂則尚游俠太史公作史記於孝
義之士未見表章而劇孟郭解之徒顧津津稱道之
長輕薄之風而滋驕橫之習何其陋也嗚呼此其所
以爲遷歟故知孝義游俠之分則可與論世可與守

身矣

右論
孝義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
三
八蜡見於禮記郊特牲鄭康成註云先嗇一也司嗇
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
也昆蟲八也孔穎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
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或疑
昆蟲害苗不當祭似王說爲優不知祭非祭昆蟲乃
祭主昆蟲者也鄭孔之說何病又按古祭八蜡在十
二月近代則於春秋丁祭之後蓋取春祈秋報之意
亦各有其義也

右論
蜡祭

昌國君勲名德器前史載之詳矣余獨怪其報燕惠

王書所侈陳者大呂存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而弔
民誅暴不及焉豈猶未免戰國氣習歟至其語意藹
然有仁人君子之風雖儒者豈能遠過之哉

右論
樂毅

史稱曹武惠宋良將第一及考之史其開國元勲固
自掀揭然猶有及之者至於善戢下不妄殺一人不
自矜伐不冠帶不見吏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則類非
諸將之所能及矣然則謂之爲宋良將第一不亦宜

乎

右論
曹彬

玉生於山而成珪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山

而勝棟梁之任者繩墨之功也余觀前代名臣磊磊落落於天壤間者雖地靈固殊哉亦由其發奮刻勵能自拔於流俗也人苟能自奮何可限量耶雖洙泗洛閩無不可幾及而况樂曹諸公平

右論名臣

大學說

涇陽以爲致知不必窮至事物之理也窮至事物之理乃是訓詁記誦詞章之習豈性學哉故定傳卽以本末傳爲致知格物傳

唱此知本性學尊經者尊此性學之經立志者立此性學之志審幾者審此性學之幾非率人入空門何

知本說

五倫本於五性而成親義別序性之五善確有可據何必懸空說一察字涇陽不指點破何耶陽明四句宗旨辨之確矣尚取其致良知之說何歟更定大學不遵朱子以補傳爲非說得鶻鶻突突沉淪於釋學其失易辨涇陽信服乎良知單排宗旨其誤難窺大學知本明明有明德修身必渾言性善乃曰善者性

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

性學說

五性合三達德乃是聖學之性異學之性中國則有
告子生之謂性之性西土則有佛家作用是性之性
兩性專以知覺運動者言人與物同蠢然之性也斷
絕五性而三達德靡所用全向氣上發露而佛家之
明心見性乃無吾性之知仁勇

白鹿洞規說

陽明提致良知驅人入禪涇陽提知本講性善亦驅

人入禪人人叅性爲學談性爲問認性爲思証性爲
辨

東林會約說

虛言善也認差可欲爲善之旨格致工夫必在博文
今日之四書五經文君子以文會友講五倫之可躬
行者而已誠正修工夫必在約禮日用之作止語默
禮也君子以友輔仁共勉於五倫之躬行而已不必
提宗也五倫有多少當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余且問學焉余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污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

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母乃名與字不協乎余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修於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

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甲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為必可學以參贊為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終

